

C R O S S I N G

动感校园青春地图

龚智勇/著

# 大学路上的十字路口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大学路上的十字路口

龚智勇/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0/5/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路上的十字路口 / 龚智勇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219-05188-3

I. 大... II. 龚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18418号

选题策划: 彭庆国

责任编辑: 白竹林 郑洁

特约编辑: 曦 若 苏 芳

装帧设计: 彭 鹤

大学路上的十字路口

DAXUE LUSHANG DE SHIZI LUKOU

龚智勇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(邮政编码: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)

889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12 印张 200 千字

2005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ISBN 7-219-05188-3/I·793

定价: 19.80元

向左走或向右走，往往，只是一步之差的距离。  
上天堂或下地狱，常常，只是一念之差的选择。





街上车如流水人如潮。丁自杰从出口处走出，茫然四顾，立时显出他的衣着和这大城市的协调。但他立即坚定了神情，朝写着自己学校名称的横幅下挤过去。

欢迎你

晨曦初露，清晨的教室里，二人还是那么面对面地坐着。

丁自杰显然已说得口干舌燥：“我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个私生子。”

宫逸湘想安慰他，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话语：“不不，你真是比我受的苦多多了，我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一下承受不了，再加上，平日捧着你的人，都变了脸。”





如果说大学里面哪里信息最集中，那么非布告栏莫属，因为布告栏上总是贴满了各系的动态和讲座等等信息。一群学生正在此看着，吸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。

## 第一章

繁忙嘈杂的火车站外面，接新生的横幅挂了一大片：“复旦大学”、“上海交通大学”、“上海财经学院”、“上海戏剧学院”、“外语学院”……

街上车如流水人如潮。丁自杰从出口处走出，茫然四顾，立时显出他的衣着和这大城市的不协调。但他立即坚定了神情，朝写着自己学校名称的横幅下挤过去。

载满新生的大巴车在城市内行进着。透过车窗，丁自杰和其他外地新生看着这五光十色的城市，看着一片片掠过窗外的景色。

坐在丁自杰前面的是一个瘦高的女孩，身边坐着她的父母。其母不停地唠叨着：“哎哟，这街上这么多人，园园，你可不要一个人上街呀？”

其父也说：“你妈说得对，还有，晚上更不要一个人出去，坏人这两个字是不会写在脸上的，你看那电视里，坏人还长得挺漂亮。”

园园双手捂住耳朵，“哎呀，你们烦不烦哪？说了一路还没完？”

一个新生小声对邻座说：“天下的父母，是不是都认为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？”

邻座和周围的学生对园园的父母摇头撇嘴低头笑，表情各异。

丁自杰眼里闪过一丝羡慕。

另一新生对窗外繁华的都市惊羡地说：“哗，这楼可真有气

派。”

丁自杰微微一笑，处之泰然。

站在楼门口，他想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……

湘西深山里的夏日，满山浓绿，风景如画。

“我们村也出状元啦！我们村也出状元啦！”

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扬着一张纸，在山上奔跑地喊着。回声震得山谷轰鸣，雀鸟惊飞。

山中小村里，小块平地上晒谷的男人、屋后菜园中除草的女人，皆闻声站起，循声望去。

此时在山村小学的一排土屋校舍前，黄土操场上，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。

二十三岁的丁自杰在操场边上的一块蔬菜地里弯腰松土除草。

操场的黄土地虽进行过精心平整，仍高低不平。地处山巅，四周都用竹篱笆围了起来，场中竖着用粗毛竹做的篮球架子，挂着毛竹编的篮筐。

瘦高的李老师正在给小班的孩子们进行篮球基础训练，只有一个篮球，大家像宝贝似的一个个传着做练习。

小女孩一只稚嫩的小手，相对较大的篮球在她单手直臂上旋转着，另一只小手上下左右伸展着进行练习。

几个十多岁的孩子正等在旁边，一个个急得抓耳挠腮。

终于，李老师对小班的孩子们说：“好啦，你们的训练到此为止，快回家吧。”

待七八岁的孩子们放下球，纷纷散去后，十多岁的孩子们急不可耐地跑过去，抢过球来，互相传递。

由于抢球过猛，一个孩子把球高高抛出竹篱外。

“哎呀——”孩子们发出惋惜的大叫声。

只见丁自杰高高跳起，将球接住。

李老师咳嗽着说：“同学们排好队！”

丁自杰抱着球跑上来，把他扶到边上，代他教孩子们。

他拿过球，漂亮地在身前身后拍动，教孩子们左右交叉步内外绕球，再教胯下八字拨地滚球、接高抛反、双人换位抛接球等等练习。

孩子们兴奋不已，没有球的孩子也在一旁空手模仿。由于兴奋，一个孩子用力过猛，又一次将球投过竹篱笆，飞下山去。

“哎呀——”孩子们全都大叫了起来。

“这怎么办啊？”

“都怪你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？”

丁自杰朝篮球落下的方向飞身冲下山去。

大家都垂头丧气的，那投球的孩子已开始撇嘴、忍泪。李老师见状摸了摸他的头。

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手里仍高扬着那张纸，“大喜呀，大——大——喜事啊！李——李……”

李老师望着喘得说不出话来的男子，“村长，什么好事啊？”

村长激动得语音颤抖：“自杰考取了！考上大学了！”

李老师从村长手中接过那张纸，仔细一看，也兴奋得叫起来：“自杰考取大学了！”

孩子们围过来，叽叽喳喳叫成一片。

“哎呀，这回我这个村长可算扬眉吐气了，到乡里开会，让他们看看，我们村虽然在深山里，可我们也能出状元，嗨，山下好几个村还没人能考上呢！”村长说着翘首环顾四周，“哎，自杰呢？”

李老师手一指，“到山下找篮球去了。”

“嗨！”村长朝李老师指的方向，走到竹篱边大叫着：“自杰啊，快回来呀！你考取大学啦！”

回声轰响，却没有丁自杰的声音。



CROSSING

003



村长指着孩子们说：“来来来，排好队，一齐叫！将来，你们都考上大学，才给我们村争气啊。”

李老师笑着细看录取通知书，突然见其上写着“年学费三千五百元”，顿时收起了笑容。

在孩子们排队的工夫，村长见李老师面带忧色便叫道：“嗨，李老师，一个球嘛，算了，村里给你们几块钱买一个！行吗？”

李老师苦笑着说：“几块钱？这球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十块一个，这个嘛，是省队奖给我的，三四百块一个呢。”

村长十分吃惊，尴尬地摸着脖子，“这么贵啊？四百多斤谷子呢。”

李老师苦笑道：“四百斤就牛不起来了？我愁的是自杰的学费，要四千斤谷子呢。”

村长却大包大揽，一副义无反顾的样子，“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再多也得交。”转身对孩子们说：“来来来，先叫着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”

村长向下面叫着：“丁自杰！快回来！你考上大学啦——”

孩子们跟着齐声叫了起来：“丁自杰！快回来！你考上大学啦——”

“丁——自——杰！快回来！你考上大——学——啦——”

山下林中的丁自杰听见了孩子们的声音，愣了片刻，眼眶含泪，蓦地奔向一座坟前，跪下紧紧地抱住墓碑，“妈！你听见吗？我考上大学了！”

他用手抚摸着墓碑，碑上的字迹越发清晰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扑灭山火勇救学生。丁岚老师永垂不朽。花溪村全体村民。子丁自杰。1985年11月15日。

丁自杰凝望着墓碑，眼神幽远，“妈，你告诉我，我的父亲在哪呀？”



黄昏，从丁自杰和李老师的住处冒出一缕炊烟。

李老师正在灶下烧火做饭，柴草的烟又使他发出一阵咳嗽，他不时地到门边张望，盼着快点把那好消息告诉丁自杰。

这时丁自杰满身大汗地抱着球回来了，另一只手里还提着一只野兔，“李老师，昨天下的夹子，还真夹着一只傻家伙。”

李老师兴奋地把录取通知书取出交给丁自杰，“你考取大学啦！重点大学的经济系啊，真不错。”

丁自杰平静地说：“我早听见你们喊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早点回来？”

丁自杰郑重地把球放好，“总得把这宝贝找回来呀。”

“村长说给我们几块钱再买一个，一听那么贵，他就不答应了。”李老师说。

二人相视而笑。

丁自杰看完录取通知书，将之收起。接着取了一把小刀，准备到门外去收拾兔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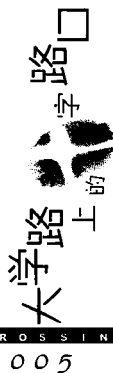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来，你快洗洗。”李老师说，夺过他手中的小刀，走出门去。

丁自杰脱得只剩一条短裤，露出满身肌肉，拿只脸盆也走到室外，从竹管引来的山涧水中接了一盆，由上淋下，然后用大毛巾擦拭着身上。

李老师在一旁剥兔皮，“怎么样？我说你能考取吧？高中毕业就该去考，偏要去打工，从工地上拖你回来复习，还像头犟牛似的。”

丁自杰甩着脸上的水珠，“我不后悔，出去打工，长了不少见识，我相信，至少比高中刚毕业的孩子更能适应环境。”

再冲了一盆水，用毛巾擦干，丁自杰开始穿衣服。



李老师又道：“对了，我们这里太闭塞了，有个消息我才知道，大学里招体育特长生，分数可以相应地降低不少呢，你这篮球技术跟成绩，清华北大都能上，嗨！都是我不好，少跟外头联系。”

丁自杰满不在乎地笑笑，“那有什么？不降低分数线自己能考取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CROSSING

006



黄昏时，村中的老樟树下总是很热闹。人们端着碗，三三两两地在大树下吃饭，也有的老人吸着旱烟在聊天。

一个孩子跑过来对老人说：“公公，我还有九年也可以考大学了，是吧？”

老人吐出一口烟，笑道：“你有这本事吗？”

村长走过来接口：“都晓得自杰考取了大学这件大喜事了吧？这学费要三千五百块呢……”

“啊呀！”人们发出惊叹声。

老人转头对孙子说：“你就是考取了，公公也没钱供你读啦。”

村长站在人群中说道：“乡里大出血，给了一千五百块，村里，也出一千五，还差些，就要大家凑一凑，总还要给自杰留些吃饭的钱吧？”

老人首先扬声：“这伢子好争气，我出一担谷，秋天把烟叶子卖了，再给他寄点饭钱去。”

一脸上有疤的中年男子也开口：“我的命都是他妈救下的，自杰是我们村的伢子，我给一百块钱。”

“你家里这么困难，就算了吧。”村长对那脸上有疤的男子说。

有疤男子跳了起来，“那怎么行？人总要对得起良心啊！”

一个中年妇女也举起手，“我积了五十个蛋，明日下山去卖。”又转头面对众人说，“红蛋就不送了，各位莫怪啦。”

……

就这样你一点我一份，全村人凑了一笔钱。

最为学费犯愁的人当然是李老师，夜幕落下时，他在室内数着钱，把零票都一元二元地往一起凑。

忽然室外传来了村长的声音：“自杰啊，李老师呢？”

屋外的丁自杰回答：“在里头。”

李老师赶紧把钱放入口袋，迎了出来，“村长来啦！”

正在洗衣服的丁自杰也停下来，擦擦手，迎了过来。村长在门外拉了一张小竹椅坐下，三人围坐在小方桌旁。

坐定了，村长从手里的一个竹筒往外掏钱，其中有许多十元和五元的零票，“自杰啊，这是大家给你凑的。”

李老师和丁自杰感动极了，丁自杰看着这些钱，眼里含泪，“谢谢大家了，村里把我这么一个外来的孩子养到二十多岁，我很感激，上大学，我不能更要大家的了。”

村长急了，“这伢子，说些什么呀？那你走路去？一千多里呢。”

李老师也想劝阻他：“自杰，大家的心意呀……”

丁自杰只管推辞：“我这几年打工攒下了几千块钱，差不多够了。”

村长追着问：“差不多？差多少？”

丁自杰笑笑不语。

“快说，有多少？”

“反正够了。”

村长不信，“我昨天让会计专门算了笔细账，汽车、火车就要三百多元，读书读书，总要有书啦，书也是要钱买的，吃饭呢？穷



CROSSING

008

家富路，一个人在外头，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山里人，你莫小看我啦，我都晓得，这城里规矩也多，屙屎都要钱哪，前年进城，走到街上实在憋不住了，他硬要了我一块钱哪，气得我以后上街连水都不敢喝。”

“哈哈！”丁自杰和李老师都笑了起来。

村长板着脸，“笑什么？把钱收起来吧。”

丁自杰想想，从中拿起一些钱，“乡里的钱，我拿一百，村里的钱，我也拿一百，乡亲们的钱，我拿五块，行了吧？学校里能勤工助学，我会有办法的。”

村长还要说什么，丁自杰拦住他：“乡里这钱，留下修修这学校的房子吧，乡亲们一斤谷才卖几个钱，我忍心拿吗？”

村长一拍他的脑袋，“犟牛！就依了你，好好想想，临走以前还有什么事要我做？”

自杰严肃起来，“村长，我已经那么大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该告诉我，我父亲是谁？”

村长和李老师对视了一下，默不作声。

半晌后，村长开口：“这事，要问老村长。”



隔日，老村长家中，丁自杰和老村长对坐在农家院中谈话。

“你妈妈是外乡人，当时正怀着你，到这里教村里的孩子读书。记得当时，我们就没有见过你父亲，她说你父亲已经死了，而且她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了。”老村长缓缓地说。

丁自杰痛苦地听着。

老村长回忆着：“她书教得好，对学生也好，谁也不愿意没事去戳人家的伤疤吧？我们也不去问她。果然，从来没有人给她来过信，后来，大概是你两岁多的时候吧，有一个叫林义山的青年人，

跑了很远的路来看她，我跑去给他们送块腊肉，在门外头听见他们在吵架，你妈妈大声地说：‘别管我，别来看我！孩子是我的，他姓丁！’还有什么死啦死啦！在我心里全死了的话。”

丁自杰愣愣地等着老村长的下文，“后来呢？”

老村长摇摇头，“后来，我就咳嗽了一声，他们就出来了，给了他们腊肉，我就走了。”

丁自杰问：“那林义山是我父亲？”

老村长说：“吃不准！反正，直到你八岁，你妈妈去扑山火倒在山上为止，再没人来看过她，她也没出过村，更没提过你父亲或者自己家里的什么事。”

丁自杰失望地叹口气，站起身来，“那，老村长，我走啦。”

待他走到门边时，老村长忽然想起一事：“哎，自杰，你妈妈留下的东西都给了你吧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丁自杰回头。

“你妈妈日用的东西，都在学校，李老师跟你用着呢，还有些书呀本子啊，都封存在村委会，说等你长大了给你，我亲手封存的。”

丁自杰摇摇头。

“嗨，这些伢子，嘴上有毛，办事还是不牢，走走走，我跟你去拿。”老村长说着，拉着丁自杰就往外走。



月夜，丁自杰正在灯下翻看东西：几本泛黄的书籍和笔记本，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。这些就是母亲的遗物。

信封里，是几张照片，一张是十几个年轻人的合影；另一张是年轻的丁岚怀抱婴儿的照片，显然是自杰小的时候；再有一张，是年轻的丁岚和一对中年夫妇合影，边上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。

笔记本里，全是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她每天要做的事情。

看着看着，丁自杰伏在案上睡着了。

夜深时，李老师一觉醒来，发现了他，“自杰，上床睡吧。”却是叫不醒。李老师起身走到他身边推了推，“嗨嗨，自杰，醒醒，上床去睡，天都快亮了。”

丁自杰睡眼惺忪，一脸怔怔的。

李老师便伸手去拉他，把一些书和笔记本碰到了地下，“哎呀。”他忙蹲下身，拾起一本，抖抖擦擦地，显得非常珍惜。

丁自杰的睡意全消，也蹲下身拾了起来。

李老师忽然从一本笔记本的扉页中，抖出一张照片，“哎，这是什么？”

二人凑到灯前一看，这是一张被撕去了一半的照片，只剩下笑靥如花的丁岚和边上一个身穿黄军衣的人粗壮的肩膀。

丁自杰呆呆地看着这张照片，顿失思维。



清晨时分，李老师蹑手蹑脚地起床，走到丁自杰床前，把一叠钱塞进他的裤袋。

丁自杰早已醒了，他偷眼看见了这一切，仍装着在熟睡。今天是他的启程日，他知道恩师的用意。

等李老师走出门去后，他便飞快地跳了起来，穿上衣裤，把那叠钱放进书桌的抽屉里，然后才开始把被褥打包。

日头升上山林，背着被褥的丁自杰和提着包的李老师的身影在万绿丛中若隐若现。走过山中竹浮桥，山村已在青山那边；涉水经过小溪，他们终于来到渡口。

分别在即。

依依不舍的丁自杰和李老师四目相对，双手紧紧相握。